

在绍兴的桥上

陶 俊 文/图



绍兴风光

来绍兴,我喜欢挑在清晨。天地氤氲,燕雀争鸣,沿河而建の木构老屋在薄雾中半隐半现,檐角垂下的藤蔓轻扫水面,惊起一圈涟漪。街上的青石板尚未被游客的脚步声惊醒,而叫卖声一早就从同心楼包子铺里飘出来。

我坐在宝珠桥上,脚下的环山河已流淌了2500多年。公元前490年,范蠡受命在此筑城,环山河成了当时越王勾践内城的护城河,代表复国意志的苦胆就悬在府山。山的倒影,则被一代代绍兴人揉进了水波里。

偶见老妪蹲在桥旁的石阶上洗衣,木槌击打、双手洗搓的声音干脆如磬。她身后是座老房子,一码三箭的窗棂和福祿寿喜的砖雕,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。这是绍兴特有的台门建筑,门内曾是耕读传家的士族,门外还是烟火升騰的市井。据说旧时,“绍兴城里五万人,十庙百庵八轿亭,台门足有三千零”。1488年,韩国全罗道的崔溥因海难从浙江登陆,途经绍兴,留下了“阡陌之繁,人物之盛”的赞叹,并把这段古城印象写进了《漂海录》。如今,老台门在这里仍完好保留着上百个,甚至依然还有很多人,忠实地延续着传统的生活,而我们对于江南水乡的赞叹,也依然未曾停歇。

沉思间,乌篷船倏然从桥洞下探出,头戴乌毡帽的船夫随意踩了一脚桨柄,就搅碎了朝阳下的一河碎金。绍兴是万桥之乡,这座宝珠桥是七折边型单孔石拱桥,早在《南宋嘉泰会稽志》里有记载。一群研学的孩子照照攘攘地挤上桥,带队的老师应该是本地人,讲解时侃侃而谈,言辞间充满了骄傲与自信。当我正想下一站去哪里时,老师的话给出了

人在旅途

志以大道，乐以小满

张永军

麦浪翻金的时节,小满悄然而至。农谚云:“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”此时,麦穗初齐而未熟,桑蚕结茧而未丝,正是万物将盈未盈、将满未满的微妙时刻。这一节气的命名,本身便蕴含着东方文明特有的生存智慧——不求全满,但惜小满;不慕极致,安守适中。在现代社会,这样的“中庸之道”,恰如一剂清凉散,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生命的节奏与尺度。

法国汉学家朱利安认为,中庸不是折中,而是对“度”的精准把握。这种把握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尤为重要——它让我们既能保持进取的锐气,又不至于被欲望裹挟;既能享受奋斗的乐趣,又能品味过程的诗意。像孔子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”的人生态度,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中记录的生活琐趣,曾国藩“未来不迎,当时不杂,既往不恋”的处世哲学,都

心香一瓣

展现了一种“知止而后有定”的生命境界。而小满,也由此成为蕴含着丰富美学与智慧、可给人们带来深刻启迪的“精神节气”。

小满之美,在于它展现了一种生命的节制美学。“物壮则老”,《道德经》所云“大曰逝,逝曰远,远曰反”,揭示出事物发展到极致必然走向反面的规律。而小满的状态,恰恰规避了这种物极必反的风险,体现了一种节制的美学追求。苏轼贬谪黄州时写下的“细雨斜风作小寒,淡烟疏柳媚晴滩”,正是他在人生低谷中体会到的“小满”之乐——不执着于功名圆满,反能在寻常景物中发现无限意趣。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中言:“天地生意,花草一般,何尝有善恶?”这种对自然生长规律的尊重,投射到人生境遇中,也就成了“花看半开,酒饮微醺”的生活艺术。这种节制不是消极的退让,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。

小满之智,在于它对“大道”与“小满”的辩证认识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生活,表面看是退守一隅,实质是对生命自主权的牢牢把握。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记载,小满时节“蚕老一时,麦熟一晌”,强调把握纵横即逝的农时的重要性——这种对时机的敏锐把握,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尤具启示意义。如同中国画中的留白,看似空缺,实则是更高层次的完满。我们既需要“志存高远”的理想主义,又需要“乐享小成”的平和心态,二者辩证相依、相融共生,方显处世大智慧。

小满之德,在于它构建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伦理。传统农事活动中,小满时节要“祭车神”“祈蚕节”,这些仪式背后,体现的是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恩之心。敦煌壁画中描绘的《雨中耕作图》,展现了古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。宋代理学家程颢“万物静

快啊!”话音刚落,附近龙华寺的钟声响起,悠悠扬扬,晃过水面。

去龙华寺,就要走过广宁桥。托研学带队老师的福,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,判定它也是座七折边石拱桥。桥与东侧的龙华寺遥相呼应,这边是红尘渡口,那边是方外禅门。一群美术系大学生散坐寺前写生,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也可能画下了你。

当我走下桥和大学生们一起远观之,广宁桥就如一道苍劲的弧线横跨浙东运河,坑洼的纤道与平静的水面,一起构建起繁华落尽、回归自然的和谐之美。这让我想起当年,陆游的老师韩有功曾和士子们在此纳凉赋

诗。河梁风月故时秋,不见先生曳杖游。如今桥还是桥,诗却化在风里了。

穿过广宁桥直街,左转,很快就到了题扇桥直街。绍兴的街巷有不少直接备注了桥名,比如仓桥直街、北海桥直街、保佑桥直街……这让寻访古桥在绍兴变得容易起来。即便一些古桥已经消失,但绍兴人坚持保留了地名,这也算纪念它们的一种方式吧。至于题扇桥的传说,已是妇孺皆知:东晋时,一老妪在桥边卖扇,书圣王羲之见其困顿,遂在扇上题字,助其售罄,桥也由此得名。不过,后续的故事似乎不太美妙,据说老妪尝到甜头后,便多次带着扇子找王羲之题字,书圣不堪其扰、四处躲避,于是留下“躲婆弄”的典故,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。在桥上环视四周,倒也有不少人摆摊卖扇,扇面印着《兰亭集序》的拓片,这性价比,较之当年可高出不少。

暮色渐浓,我倚坐在桥栏边,看河边的灯笼次第亮起。静静的河水,将古桥的倒影揉进霓虹的光影。一对老夫妻从门里搬出桌椅板凳吃饭,瓷碗里的梅干菜蒸肉与温烫的黄酒在老街一隅默默散发着热气。夕阳依然干净,星河依然灿烂,世界也依然在长久的深情中缓缓朝前走。绍兴的桥与河,何尝不是如此?它们以柔韧的流水之姿,扛住了时代的躁动与喧嚣,让2500多年的城魂在每一块青苔斑驳的桥石板上憩息。

在绍兴,每个如我这般驻足凝望的游客,都是这座城市千年叙事中的一帧注脚。而古桥四周的烟火日常,又何尝不是对“城址未变”最鲜活的诠释?运河不息,望柱长立,绍兴的桥不仅是历史的脉络,更是文化的脐带——一头连着越宋都城的文韵,一头系着人城共富的今朝。

观皆自得”的格物精神,也是对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哲学表达。反观现代社会,对资源掠夺式的开发,一度给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破坏。这提醒着我们:真正的进步不在于突破极限,而在于找到发展的黄金分割点。

小满时节,江南有“动三车”的习俗:缫丝车、榨油车、水车一齐运转,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劳作景象。这恰似理想的人生状态:既有持续向上的动力,又不失从容不迫的节奏。当我们学会在奔赴“大道”的途中欣赏“小满”的风景,生命便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,而成为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。

暮春初夏过渡的小满,以其特有的温润提醒着我们:真正的圆满不在于结果的极致,而在于过程的平衡;不在于占有的数量,而在于体验的质量。这就是“志以大道,乐以小满”的智慧。

在祖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,红土大地挣脱了连绵丘陵的环抱,一路向着烟波浩渺的南海缓缓俯下身姿。一条名叫南渡河的水系,便在这苍茫天地间逶迤穿行、悠悠舒展,流淌出88公里绵长而深沉的文脉。春末夏初,我伫立南渡河畔,凝望这奔流不息的河水,看潮起潮落漫过千年岁月,听涛声交织着民间歌谣与历史回响。

余秋雨曾说,任何一条有灵魂的河流,都承载着一个地域的文明密码,它的每一朵浪花,都藏着岁月的伤痕与文明的微光。南渡河便是如此。南渡河古称“擎雷水”,是雷州人世世代敬畏、膜拜的母亲河。它发源于雷州半岛腹部的幽谷密林,一路吸纳百川,穿村过镇,最终奔流入海。这条河自诞生之日起,便有着双重性格:温顺时,它碧波荡漾,滋养万物,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;暴怒时,它裹挟台风狂潮,翻江倒海,撕碎家园,让河岸生灵陷入无边苦海。而南渡河的千年沉浮,也是雷州大地从苦难走向新生的真实写照。

明清两代,台风暴雨肆虐,连海连成一片,地势低洼的东西洋遭受洪水侵袭,田舍淹没,哀鸿遍野。“擎雷水涨接海潮,风狂浪卷屋田漂,年年潮患人遭难,泪洒南渡哭迢迢”,古老雷歌道尽了雷州先民面对天灾的无助与悲怆。从明万历二十四年的大旱赤地,到上世纪中叶的连年灾荒,海潮灾害约有30次。那时的南渡河,是悬在雷州人头顶的一把利剑。潮汛一来,成熟的稻禾烂在田里,坚固的屋舍塌在水中,百姓扶老携幼,逃荒避难,风餐露宿,挣扎求生。古渡口的渔火,照不亮逃荒者的前路;泥泞的田埂,承载着数不尽的辛酸;破旧的祠庙,回荡着无助的祈愿。

尽管曾经关联着无尽的民生苦难,但不可否认,南渡河也以其博大的胸怀,孕育了雷州的文脉风骨,成为这片土地的精神源泉。南渡河以不息的流水,见证着雷州文明从蛮荒走向开化的历程。河畔星罗棋布的古遗址、古村落、古祠庙、古渡口,积淀着上千年的文明底蕴。而南渡河肆虐时带来的苦难,恰恰淬炼出了雷州人坚韧、善良、担当的精神品格。唐代雷州首任刺史、被后世称为“雷祖”的陈文玉,清初儒臣、“岭南三大家”之一的陈瓚,有着“粤中第一学者”之称的陈昌齐等一位位从南渡河畔走出的先贤志士,如同河水中的坚砥,撑起了雷州的人文脊梁。

千百年来,降服河海、根治水患,让两岸百姓安居乐业,是雷州人的夙愿。从清代陈瓚奏请朝廷、捐银修筑堤围,到民间百姓自发修缮堤坝,人们从未停止与天灾的抗争,可畏星治理,终究抵不过自然的狂暴,潮患苦难依旧如影随形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一场波澜壮阔的治理南渡河壮举拉开帷幕。数万雷州儿女响应号召,扛着锄头,背着箩筐,带着简单的行囊,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,肩挑手扛,打响了堵海筑堤的攻坚战。《南渡河之歌》唱道:“滔滔南河连大海,河海常年闹水灾,房屋被吞田淹没,两岸人民苦愁眉。民众疾苦记心内,县委多回会议开,七十年代播战鼓,堵海拦河阵势摆。”后来,长20

唱一曲大荒恋歌

远 山

不恋繁华千里迢迢相约大荒
让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空想
放下忙忙碌碌逃离人来人往
唱着歌潇洒走一回锦绣风光

来去匆匆人走茶不凉
端起放下永远在心上
畅饮一世荒茶共赴山高水长
拥抱一岭老树直到地老天荒

煮一壶久别重逢的醇香
情深意长在品味中荡气回肠
斟一杯冬去春来的向往
开怀一笑融化所有雨雪风霜

唱一曲大荒恋歌
把盏品茗诗千行
唱一曲大荒恋歌
携手同心向远方



信阳茶田 张成林 摄

《风起云水间》的多重性

陆 军

作为“人文松江创作文库”系列作品之一,长篇小说《风起云水间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25年9月出版。该书以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发展为时代背景,以男女主人公徐维嘉与辛露16年情感与成长为为主线,在宏大叙事与凡人烟火之间达成平衡,是一部兼具可读性与时代性的本土现实题材佳作。两位作者柯昌礼、杨之立,以异乡人视角书写云间变迁,既扎根生活质感,又保持人文温度,在现实主义底色中注入理想主义光芒。

书中,我看到作者真诚地用心丈量这片热土,在有限篇幅中展现出人性的多姿与时代的壮阔。尤其让我感到颇具深意的,是贯穿全书的一束冷光——“没有人会在原地等待另一个人”。这句话不是某个人物的台词,而是一条融入字里行间的草蛇灰线,串起16年的故事。

小说的开篇颇具戏剧性:航校毕业不久的年轻空姐、松江本地小因辛露,在头等舱遭遇“咸猪手”,猝然不知所措。留美青年徐维嘉假借“男友”名义施以援手,两条原本轨

书海拾贝

迹截然不同的人生曲线,由此产生交集。假如读者就此打住,也许会猜想这不过是一个“魔都爱情故事”。其实不然。

男女主人公初见之后,便是一别7年。没有书信,没有约定,没有“我会等你”,个体的成长路径各自分叉。当两人后来在松江G60科创走廊这片创业热土上重逢时,驱动他们再次靠近的,更像是一种现实的契合——彼此在各自的人生阶段,恰好需要对方所能提供的东西。爱情不再是一种无条件的守望,而更像一场与时机博弈的游戏。

小说中,配角情侣的分离也往往不是因为背叛或欺骗,而是因为彼此的人生节奏不再合拍——一个人在奔跑,另一个人还在原地。没有人做错什么,但关系就是结束了。

小说以主人公从青年到中年的时间跨度,串起上海2009年至2025年16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。无论是辛露职业身份的数度转变(从空姐到创业者),还是徐维嘉创业过程中的跌宕起伏,或是配角们的聚散离合,作者笔下的人物命运走向,绝非

简单的个人抉择,而是与时代节拍紧密贴合。在松江G60科创走廊开发的宏大叙事背景下,时代发展与个人选择、理想主义与世俗追求、创业与守成、道德操守与商业投机……种种矛盾交错纠缠。而“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”这句话,在这里转化为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:个人必须与时代一起成长。

从这个角度看,“没有人会在原地等你”实际上在呼唤一种现代人格的成熟。它虽然解构了传统道德中那些依赖性的承诺,却也建构了一种更符合现代性的新伦理观——每个人都首先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。两位作者在“轻松阅读”的市场调性与“宏大叙事”的主旋律之间做到了较好的平衡,普通读者读起来也容易共情。

读完整部作品,你会发现,这部书写松江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,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,其内核相当深厚与复杂。其坚持反程式化写作:不神话爱情,不刻意煽情,直面理想与现实、道德与投机、依附与独立的真实冲突。这样的叙述视角,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

直白冷峻,又带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的温情,恰如作品结尾处所引作家王小波的那句心灵独白:“我要爱,要生活,把眼前的一世当作一百世一样。”

当然,该书也有不足。小说中反映时代主旋律的部分偶有直白之痕,尤其在辛露职业转型的段落里,思想的倾向性未能全然化入故事的肌理之中。人物塑造方面,或因双作者交替创作之故,语言风格与细节呼应尚不够完美。至于徐维嘉的创业故事,多倚重侧面勾勒与戏剧化处理,若能融入更多一线创业的实景与鲜活细节,作品的格局与质感可再上一层。

无论如何,《风起云水间》的故事起于云间松江,落笔于爱情、理想、青春、创业与成长,既写大时代,也写小人物。两位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术刀,剖开了当代青年在创业浪潮中的情感与人性挣扎,既有时代厚度,又有阅读快感。因为作者试图突破某种类型小说的程式化束缚,它显得有些另类,期待读者去发现它的更多别致之处。